宋史

七八

宋史二百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張昭　竇儀弟儼　偁

呂餘慶

劉熙古子蒙正　蒙叟

石熙載子中立

李穆弟肅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纫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

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冊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遥先生昭始七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闊視以爲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贇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覇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代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處亂世躬耕負米以養親後唐莊宗入魏河朔

游士多自效軍門昭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同光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兵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廼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時有害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

之又逼昭爲牓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官賜緋天成三年改安義軍節度掌書記時以武皇莊宗實録未修詔正國軍節度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祕書監韓彥輝纘録事迹瓚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録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送史館拜昭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録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爲紀年録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録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時皇子竟尚奢侈昭疏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

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爲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蒲坐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謔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䟽

不聞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疏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能用四年上武皇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遊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

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驂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橜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華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即以爲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輈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弊靡不由兹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愼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長興二年丁内艱賻絹布五十匹米麥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聞其居喪哀毀復賜以錢幣服除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

故事置觀察使察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並從之又奏請勸農耕及置常平倉等數事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丕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盛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玄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隣絀姦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規如貞觀開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為陛下陳之夫

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寵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稱善清泰初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册文遷中書舍人賜金紫二年加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預修明宗實録成三十卷以獻三年遷禮部侍郎改御史中丞晉天福初從幸汴州昭請創宮闕名額及振舉朝綱條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戶部侍郎宰相桑維翰薦爲翰林學士内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棁晉祖嘗幸内署與昭語及并魏舊事甚重之錫賚

頗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爲户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梲等續成之别置史院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尚書右丞判流内銓權知貢舉漢初復爲吏部侍郎時追尊六廟定謚號樂章舞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餘即眞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少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比羣小昭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周廣順初拜户部尚書子秉陽爲陽翟主簿抵罪昭自

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與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爲準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顯德元年遷兵部尚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二年表求致仕優詔不允促其入謁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録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録梁二主年祀寖遠事皆遺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録皆藏史閣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

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
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
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
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
鑒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
及問六璽所出并議三禮圖祭玉及鼎釜等昭援引經據
時稱其該博恭帝即位封舒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
元年郊祀昭爲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
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嘗誣奏
事引昭爲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説遂三拜章告老以本

官致仕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昭博通學藝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説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已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嬀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户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十五

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爲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爲從事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顏衎知州事即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衎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柵少帝軍河上即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漢初召爲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改倉部

員外郎知制誥未幾召爲翰林學士周祖幸南御莊宴射坐中賜金紫歷駕部郎中給事中並充職劉温叟知貢舉所取士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儀上言請依晉天福五年制廢明經童子科進士省卷令納五軸以上不得有神道碑誌之類帖經對義有三通爲合格却復畫試其落第者分爲五等以詞理紕繆之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爲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可者爲第三第二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學究請併周易尚書爲一科各對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爲一科亦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並減爲七選集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

場十否殿三舉三場内有九否殿一舉解試之官坐其罪
進士請解加試論一首以五百言以上爲準奏可俄以父
病上表解官世宗親加慰撫手封金丹俾賜其父父卒歸
葬洛陽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終喪召拜端明殿學
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
相范質救解得免淮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
帝即位遷兵部侍郎充職俄使南唐既至將宣詔會雨雪
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
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於庭建隆元年秋遷工部
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

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爲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

爲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爲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

儀卒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漢乾祐初及第至起居郎偁周廣順初及第至左補闕子譔諤詰俱登進士第譔至都官員外郎諤至祕書丞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臠人肌膚遷延

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儼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賈緯王伸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録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世宗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叙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

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情性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未幾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鍾磬筦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迄今遵用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議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有倫在位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負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

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户以上縣令爲縣大夫升爲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賔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禄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滿日準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即爲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又以爲家國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

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顓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祠祀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儼與儀尤爲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詠更迭唱和至二百篇多以道義相敦勵並著集儼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

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影纓與王人亢禮儼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尤善推步星歷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唯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姪說爲嗣

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判官遷祕書郎出爲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

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尹選偁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預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不獨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偁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偁爲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是秋卒年五十八車駕臨哭贈工部尚書初偁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偁見之曰此兒必遠

到以女妻之後爲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實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閒語諸弟不能及偁亦中人材爾偁有操尚可嘉也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祖兗橫海軍節度判官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户曹掾晉少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遷濮州録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即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鎭澶淵濮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太祖歷滑許宋三鎭餘慶並爲賓佐及

即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並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遷戶部侍郎丁母憂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就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劍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

南軍節度餘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爲元僚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未幾處耘黜守淄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上以爲實遂命參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爲宰相特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實進嘗爲汝陰令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例三篇凝甚加賞

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清泰中驍將孫鐸以戰功
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爲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
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鵶集戟門槐樹高百尺鐸惡之
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鵶于樹鐸喜令勿拔矢
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令俄爲三司户部出使
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仕漢爲盧氏令周
廣順中攺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爲秦州
觀察判官太祖領宋州爲節度判官即位召爲左諫議大
夫知青州車駕征惟揚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詔制置晉
州榷礬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

未幾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
蕃部酋豪子弟爲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
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丁母憂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
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
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
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
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
迹爲歷代紀要五十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
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順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師

征江南命秉傳軍中承奉事盧絳以舟師來援潤州蒙正自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臂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監軍崔諒部送闕下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泝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又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繡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國四年轉內藏庫副使進崇儀使自創內藏庫即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眞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以擅乘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以所知
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秦
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爲通判郡事皆決於蒙叟遷右補
闕轉起居舍人户部鹽鐵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
滁汝四州遷都官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
務望崇儉德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
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
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
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宮名表獻
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

後卒從之會詔直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爲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蒙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子宗儒太子中舍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踈俊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制辟爲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爲開封府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丁外艱將起復以讒出爲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即位復以左補闕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屢爲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爲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

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詔賜官第一區太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遷刑部侍郎五年拜户部尚書樞密使以病足在告寢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射九年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元懿上爲悲歎累日且謂其事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爲可惜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唯熙載焉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即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初游學時爲養負米嵩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

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熙導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政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熙載卒時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政惡熙導以異姓居已上乃詐傳上旨令已籍熙導家財由是交訟有司歸罪熙導上召問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實熙導還本姓中孚亦養子勿問熙政坐除名上素知熙載以母故育熙導甚厚雖令還宗而不奪其官復以財產量給之咸平二年八月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熙政後至供備庫副使中孚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子行簡大中祥符進士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踈曠好諧謔人不以爲怒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禄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無所愛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讎祕書凡更中立者人争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帝幸亳命修所過圖經爲鹽鐵判官累遷尚書禮部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集爲檢閲官改判户部句院遷户部郎中史館脩撰糾察在京刑獄 以吏部郎中知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坐舉官不當落史館脩撰罷審官院頃之復糾察刑獄領三班院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爲翰林學士判祕閣會 知制誥並知貢舉詔中立與張

觀兼行外制遷尚書禮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災異數見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詼笑非大臣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户部侍郎爲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賔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州大都督府司馬

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
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皆精理
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
易論三十三篇授之周顯德初以進士爲郢汝二州從事
遷右拾遺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洋州通判旣至剖決
滯訟無留獄焉移陜州通判有司調郡租輸河南穆以本
鎭軍食闕不即應命坐免又坐舉官削前資時弟肅爲博
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
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
還詞令尚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

爲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爲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冬加史館脩撰判館事面賜金紫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脩太祖實録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以與盧多遜款狎又

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春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侍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上憫其顏貌癯瘁即日復拜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判館事五月召爲翰林學士六月知開封府剖判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無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彊起之穆益哀毀盡禮九年正月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穆自責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歲上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兹淪没非斯人之不

八フ五十

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穆性至孝母嘗卧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初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爲入直即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于牽復母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穆善篆隸又工畫常晦其事質厚忠恪謹言愼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深信釋典善談名理好援引後進多所薦達尤寬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所著文章隨即毀之多不留槀子惟簡以父任將作監丞多材藝性沖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二十餘年人多稱之眞宗素聞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詔授惟簡

子郯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後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賜其家錢十萬仍給郯月奉終制郯後爲太子中舍

肅字季雍七歲誦書知大義十歲爲詩往往有警語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静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鵩賦意皆有所規焉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謨述爲事博洽文史

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嘉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昆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才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僻寘元僚沖淡回翔晚著忠讜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爲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效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任幕府名亞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爲衆所傾乃能爲之辯釋熈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熈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諤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列傳卷第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三　　宋史二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巡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司

朱在明

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爲開封府尹奏署判官漢乾祐初史
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
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詰
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弘肇雖
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
知制誥周祖征兖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
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
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
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判留司三司俄
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爲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

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參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事又兼判門下侍郎事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佑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

物或有關政當與振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
上意焉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
還進位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
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
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閤中吐氣如煙燄輿歸私第卒六
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瓌偉
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
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
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
臣者多無遠略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

孫羅狄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之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爲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爲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詔以居正配饗太宗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

年追逐角抵蹴踘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
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
奉官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抜擢沈倫盧多遜子並爲
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
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
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柰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
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絶所與游者居喪有禮
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
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
內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

宋在明

鳳翔府淳化五年秦州溫仲舒以伐木爲蕃戶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惟吉旣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鎭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皆居闔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鎭

皆署從事掌留使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戸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奇

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
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户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
太原領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庫陋處之
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
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
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
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
其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點判南劒南水陸發運事雩祀西
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内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大禮

宋在明

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録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奉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

坐室中忩蚊蚋嚙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
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
其券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
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搢紳非之初有司
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即事儒業未
遑從賊遽赴賔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
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
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
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
台衡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

位與夫謹事奉上執事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恥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寶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强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

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為父陳請則曲臺考功之司為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為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為謚允合國章至於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為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為民病

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既因疾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復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祿少卿判三司三勾院繼宗善營產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録其子惟溫惟清惟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祕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冝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懐州河内人曾祖得一祖眞啓皆爲邑宰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

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義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及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

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

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祕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

宋在明

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强力文辭
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
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
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
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
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
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
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
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
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

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詛君父

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盡露具獄已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汙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非

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
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
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
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
繼勲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
流配海島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即位補殿直仍隸
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勲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
勲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傳達
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
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鉫

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録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没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税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有識咸平五年又録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參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

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奏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
州賜祭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玄爲襄州司士
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
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
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爲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
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琪爲記室
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自右龍武統
軍爲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款以贊鎮廬州表爲
觀察判官部有寃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
贊任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爲從事乾德四年召拜

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爲盧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是秋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琪先入乃遷琪爲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鎭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事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磑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由地脉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顔色嚴毅左右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搉時事蓋

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温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宫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内上言願易官邸上覽奏不悅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先是簡州軍事推官王澣引對上嘉其儁爽面授朝官翌日琪奏澣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可與東宫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上批曰可右賛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沖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釆廣南轉運王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

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琪素好詼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為先兆云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上疏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

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淶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内排槍弩步隊寘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壍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經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冦可分雄勇兵士三五

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
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
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
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
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
騎來援巳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後
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
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
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
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

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劍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番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

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遷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減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彊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

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

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關時令送劉琋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陁泊幽州管内鴈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晋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

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壘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跡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冦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氊褐之利所宜

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今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掎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

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並弓劒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梢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冦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愼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

軍旑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勢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為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覩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

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前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劒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

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來往遇有戰鬭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

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户使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塗寧靜可傳號勾馬導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

朝廷命邠州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盡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爲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鬭以驕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

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
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
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
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
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
畜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
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
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
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栢江去劒門百里東
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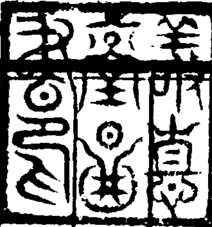
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謚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賛善大夫貽庥爲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録其孫宗諒試祕書郎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

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預修冊府元龜筆札遒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起爲殿中丞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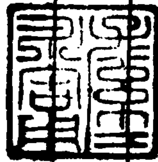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閒謂之二宋雄仕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頼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祿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修舉公私倚任焉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多推許之景德元

年卒年七十六録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賦禄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
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
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
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
萬餘斛貸飢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
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
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
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負外郎
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

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列傳卷第二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宋史二百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李昉 子宗訥 宗諤 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父右資善大夫沼無子以昉為後蔭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為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覽

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袞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

冠上前抗聲云穀閤上上疑之不釋出昉為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內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殿爾即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為多遜所搆數以其短聞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為非臣所

知普尋出鎮多遜遂參知政事太宗即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脩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為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參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脩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為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

四百八字

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鬬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

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

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脩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三年夏旱蝗旣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先是上召張

四百令八字

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

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為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

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吏掖之
以出臥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
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
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
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
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
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
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
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
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

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

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于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賛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

萬士才寫

部銓遣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明日[illegible]擬授祕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暨劉錫吳淑呂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祕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

卒年五十五子昭迴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
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
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
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
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録從幸大名
上疏曰國家禦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
之衆寡宸筭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
請陛下益兵貯粮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

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與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

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埀衣當宁豈不盛哉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往復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将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

外壝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敭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

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敘閤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録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單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歿而已子有

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奬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子昭遹昭述昭遹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爲祕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祕書丞群牧制置使曹利用薦爲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爲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譁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爲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爲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戶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河

万士才寫

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訩訩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

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祫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

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爲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己請詰所以與利之實昭遘爭不屈遂罷判

官爲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御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脩言陝府關中要地昭遘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從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僞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遘至立廟祠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脩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

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擢天章閣
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
昭邁性馴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
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
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
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
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
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

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
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於位得
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緼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
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
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
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
戶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

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
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
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
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
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
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
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
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

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燼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内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静上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既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

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

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

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為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為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高

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
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
爲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員外郎
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簡也次子宗簡亦
進士及第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
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
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
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
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
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

此徐州妖人孔直温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詰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貸詿誤者請於朝斬直温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閲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陶甓甃城人以爲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宫齊賢以手畫

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
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
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
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
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刼盜論皆死齊賢
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荊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
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
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選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

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

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

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群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

者重真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産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因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

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太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遂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

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
弊務行寛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
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熈初遷左諫議大夫
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没上訪近臣以策齊賢
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縁邊兵
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冦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
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
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
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幷師来會戰無何間使
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遼所乗

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贇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下令曰代西有

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illegible]寇則繁時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時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業與參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

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菓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祗候趙贇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朕以爲皇王

之道非有跡但廢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
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
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
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欵乃召兩吏令甲家
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
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
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
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
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爲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
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

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番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番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藩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

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荊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

議以為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賢又言靈州斗絶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趍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

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
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
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
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
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
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
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于理命
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
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
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

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幷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脇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抗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留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

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
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
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
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以息今其子
德明依前攻劫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
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
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
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
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
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

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遷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塟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

賢於太宗未用普即具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
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
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
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
相傾人或以此少之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
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閤門祗候宗
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
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
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

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
郎春叛群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
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
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沿居喪假官舟賈販
朝論惡之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
後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
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没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
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爲亂矣
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
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

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
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嘗事干謁其子曰昔
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為休
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
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
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
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為哉時以為名言初齊賢
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疎近以年
為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卒子二人
子皋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

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皋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為光祿卿加直秘閣知廬州遷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黃中字娲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玭字

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玭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群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黄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疏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黄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

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為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己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鐍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

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脩撰凡再典貢部多柬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須賜甚厚黃中素重呂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

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澧州辭曰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黄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黄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奬及人親臣實何人膺玆榮遇至道初黄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黄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黄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黄中素嗜文籍既居内閣甚以為

尉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
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
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
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
事談論亹亹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
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
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
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
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
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爲卿士實爲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列傳卷第二十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78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5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33
DX号＝000007544116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78&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